楊文弱先生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三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基

孤兒山松同軒　孫　農耆　農耉　同較

山㮽　農正

疏

酌議裁練興屯疏

看得裁練一事臣部屢經條奏奉有明綸亦既通行省直矣科臣沈迅恐慮始之難人情未免疑駭再加詳細申明

即當廣爲播告而拈出六款猶命臣部從長酌議者盡聖意誠愼重之也查僉補責成正官移送武臣不許徑自勾報及練備練總各自練兵守城不許干預詞訟民事三款已在臣部前議行移節制功罪責成之中第取科臣之說互相發揮而足其責成捕盜自是職掌攸關然止可責之擒拏不當付之審問一行審問則弔拷株連轉生多事勢所不免必擒拏之後仍付有司審理斯爲得宜此一款當愼防者也又考取武生公試技力固爲可行而鄉兵之中未必盡長弓馬兼通策論惟是有則取之無不強求充數此一款當從便者也至於府縣同城或省練備或省練總

又有一府城中原設兩縣者孰存孰省當聽府道酌行臣部不必膠執惟是府城練兵取之附郭斷不派外州縣與府州縣各守各城斷不調去他方則當勒石刊榜永爲遵守毋致游移驚沮兼誤本城之事耳若夫旣設鄉兵不容不爲議餉臣部前番條奏聖諭駁之今覩科臣疏內前曰但於農隙之時演練火器練日量給犒賞後則曰流賊震鄰土賊伏莽訓練隄防不可刻弛未免覺相矛盾若無常川之餉仍是枵腹之徒有名無實難裨守禦臣之愚見終未敢以爲可行也議餉不得則思及衞所屯田臺臣張肯堂卽練與屯以屯實練之說豈不眞切痛快但二百餘年

屯政久廢糧畝多淆欲與之則必清之欲清之則必奪之或得其人而治不得其人則亂前蒙皇上面諭未覩其利先受其害者比比是也而何以處之惟有舊撫余應桂於臣鄉條奏按其見在酌議加租不必奪此與彼而可增餉養兵似爲長便臣昨與計臣李侍問商措餉之法計臣言是法皆可行但患有司不得人有借法以爲利者有奉法而不能者此兩種人最害事每行一法只害百姓打一塲官司而無濟朝廷實用臣最服其言今日諸般政令詳審而行惟毋害百姓打官司者爲善則清屯奪屯之說於此可思矣

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題

告卹民差疏

看得差徭各有定制軍民原不相擾祖制自是難更且值茲軍興旁午之際芸人必將舍己此臨淮一縣軍舍分當驛馬背勅之民差徐臣等匍匐叩閽誠有以也但以情理揣之其間亦自有說如祖制軍墾軍屯民安民差則彼此界限分明差使各不相混是其宜也今歷數百年之久富民兼併軍屯則亦當頂軍操之役富軍兼併民產則亦當均里甲之差豈得執一偏之詞狥躲閃之便而令衞所無可役之軍州縣無辦差之民乎故軍民產役於其事査覈

辯之則確有所附而兩無所逃此非撫按道府悉心盤覈不能燭其弊而平其情也可於數千里之外但因其叩閽而遂爲之左袒乎臣愚推勘到此謹請聖裁將徐臣等原奏仍行該撫按公嚴查報臣部勒限以去毋容稽諉可也

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題

密奏疏

四月二十八日丑時御前發下紅本該臣奏爲密奏事奉
聖旨這密奏事情卿部還再確議具奏欽此該臣議得鄖楚豫陝撫鎮等官已行總理就近密檄調度止准皖二撫陵漕鹽賦重地未易越境行師臣部未敢另調然亦向在

理臣調度之中無容另議者也惟陜西總督鄭崇儉簡命方新當鼓登壇銳氣出師關雒邀會鄖襄與理臣合兵夾擊而川撫傅宗龍前發兵三千統以鄧起柱方國安入衛臣部俱題請旨發理臣標下勦賊此時仍令該撫再選精勇鼓自鼓行即從川鄖相接境界間道前驅與理臣期會智勇並關奇正兼施賊不難定也其陜督原派勦餉令餉臣速解軍前而川省亦有勦餉聽撫臣自行齎襄至出疆以後則餉臣撥陜撫之餉及事例等銀源源接濟毋令呼庚斯爲第一急著尚有禁旅將行前途需餉亦要早爲之所此應請旨通行戶部及督餉侍郎沿途撫按先期知會

者也再照鄖襄一帶在漢江之南有惠登相等九大股受撫情眞漢江之北又有寶玉英等五小股安插已定此其人不但玉石不宜分不宜妄殺亦且蓬麻可直堪用機權臣部前奏奉旨就撫順民誠心安插勿容煽動有能擒賊自效者朝廷不靳陞賞此當與新調督撫特特申明正用兵一大機竅也

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題

再奏疏

昨同官臣薛國觀等因奉御批約臣到閣中商議剿兵事宜已具另奏請旨臣出至朝房有督理劉元斌盧九德來

而會再商欲調山海大同之兵臣蕭踏數四各鎮之兵奔馳半載與禁旅剿賊新回而又協力剿烽者勞苦畧同整搠不易然律以王事其曷敢辭但因缺餉半年以外頻見呼譟皇上日夕焦勞苦於點金無術未能立餬其口而戢其心也今欲調發必須戸部補足半年之餉等待何時以此較之禁旅在京糧餉不缺情實少殊且各鎮兵行前途少入照管遂多驛騷惟禁旅紀律森嚴人心悅服而先聲所至地方接濟糧料不敢差池今有總督鄭崇儉從陝西一路巡撫傅宗龍從四川一路堵剿西南而東面則楚皖二撫之責惟北面屬之河南較之平曠左良玉張任學兩

枚敵之再加禁旅也保萬全在理臣標下尚有陳洪範龍
在田等久在行間亦多奏績此臣遇遙揣形勢大都如此
雖到彼變化固難豫期然亦不出範圍之外也方今薊督
抽練以山海爲先而占家言金水火三星聚於參畢大同
山西邊境又復多事臣日夜殷憂未知何以弭此災患故
不敢不審擇而行其柴時華並陜兵之巳發者臣另文知
會薊督陜督俾疾歸亦鼓整頓而祖大弼候查報到日酌
擬前奉明旨俱密封在部未敢泄也
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題
五案勉遵議完微臣罪嘗結正疏

竊臣前具天恩未正臣罪臣罪自絕於天三申大請以明
分誼一奏荷蒙天鑒允革臣職仍著冠帶辦事今荏苒月
餘狗馬憂病奄奄在署無補秋毫惟失事五案勉遵明旨
公同議完具疏請命矣五案中文臣之罪武臣之罪監生
之罪重至提問輕者黜降臣皆不敢隱避而擬議之豈臣
之罪獨敢自爲隱避乎科臣疏云畿甸破殘藩封告隕此
豈尋常小變總督監鎮道之責分而專中樞之責合而重
爲溢受過事理宜然憶此即臣愚屢奏所謂舉邊腹內外
文武守援諸臣之罪盡加於臣之一身臣亦不敢辭者也
而豈俟科臣發之惟科臣指言其合而臣罪不得分指言

其重而臣罪不容滅是以屢請斧鉞視死如歸臣非自今日始而今更審思合中之重尤在藩封一案是臣誼不能自容而天下人言亦必不容已不獨科臣言之也嗚呼臣受事二年不爲不久在公夙夜不爲不勤條奏邊腹戰守不爲不詳且切調度文武師臣不爲不力且先而今竟爲一籌莫展之人坐受從前未有之禍敢曰天災人事適値其時必臣多生罪孽有以致然亟求消殞無踰一死誠知死不足以償責然猶愈於偷生受責也死不足以報恩然猶愈於苟活負恩也是故臣愍一死無足重輕惟堅聖斷大栽可以謝宗藩可以告天下而亦免於失事文臣武臣

監臣之被議者將人人致怨臣而無已時也

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題

請罪微臣以謝華撫疏

臣聞前車覆後車誡近歲邊疆之事覆前車者多矣而最切近最慘毒無如西協屬裔窩隱邊烽一事該協四路偵哨無一確音文武各官無一覺悟以致一朝禍發竟莫遏撊天地神人共深痛憤此其為後車之誡當何如猛省深思急圖改轍而孰知經今半載仍用覆車之人恃作偵哨之眼日行咨部之報猶然醉夢之詞此非該撫劉日俊之責而誰責臣部不惟劉日俊之叅而誰叅然一叅之以懲

前歲後龔其知悔猶可圖也乃曰俊具疏憒然不知邊情不易偵哨如故臣是以再疏条劾徑請處分曰俊僱犖康廷甫到京而其餘報夔部東西往來僅一丫頭一小廝又稱要往東去盤纏短少此等誕謬語言不可欺三尺童子而曰俊依然報部臣謂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將柰之何是以又有住探邊情一事奏請通行嚴飭此危疆之第一緊關前車已誤萬萬不容再誤者而曰俊疏辨再三一則曰不知何以獲罪於閣部再則曰閣部借端吹索定有積怨深恨於臣三則曰恨臣逐臣無可借口只爲一巡哨官四則曰自此以後人人將畏禍不遑惟奔走權門而已噫言

俊作事昏愆發言挑激抑至是乎巡撫封疆大吏用舍出
自朝廷權之一字誰人敢居若夫有過當覘非才當罷臣
部職當糾舉無容諉卸且臣之參曰俊雖僅摘哨探一節
而亦非敢輕發也曰俊受事之初舉動可駭臣傳其提塘
警誡曰俊始媿於心已而在鎭數月寂寂無所見長臣諮
訪其人乃一麤穢之夫同鄉素所不齒他不具論督臣洪
承疇與臣面商早憂其不安科臣張縉彥與臣語次亦醜
其生平此皆仕於曰俊之鄉深知底裏而與有封疆之責
者臣是以因事有觸任怨直糾第舉緊關一節而尚未暇
及其他也曰俊積怨深恨奔走權門等語果何指實願即

指實言之參一不堪衝撫爲不奔走之懼舉一堪任之人必蒙奔走之譏且臣子招權必然納賄未有却賄而招權者曰俊於此一一指而言之無容含吐不盡也噫嘻曰俊昔爲給事轉一年側而咆哮不已屢疏拖人今以巡撫革職爲民其憤恨咆哮寧有紀極臣本罪臣無煆與之爭論惟願皇上斥逐微臣以謝曰俊前疏已言之矣伏祈乾斷施行

崇禎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奉聖旨卿爲公糾舉朕所鑒知劉日俊已經薄處姑免再究該部知道

國用諸司並詘疏

竊以兵餉一事戶部嘔心至責成巡按而外更請差官守

催猶恐無濟急用而臣部馬價爲練戰急需不敢再貸矣
官爲請與夫驛栽柴直等銀僅憑文移督促決然遲滯推
之工部料銀亦必有同然者蓋此一時諸司並詘百費俱
難而徵收總在州縣有司勸解總在藩司府正無他諉卸
之法也值今大計屆期遠者秋末近者冬初司府州縣例
當離任入覲甚有借名迂道先期過家委傳舍而去之任
權官之打劫民生受累國課滋逋莫此爲甚此官到京之
後周旋計典僥倖殆完然後查其錢糧種種逋欠既已不
應留部又不安心赴任多方打點百計鑽營情面請託而
外甚者乞靈吏書爲之隱飾傾出囊橐名曰補納一日不

完則去留難定一人不了則同事相牽而吏部之題留常在踰計半年之後地方之作缺又在留部數月之餘使繁難州縣常至一年以外不得正官各部錢糧彌積逋累而吏治之荒廢與民生之困苦尤不可言甚至藩司大吏亦以州縣欠多罪至臬司問理往來查覈又復經年而後擬罪復任追結前欠錢糧嗚呼時日已過前欠縱完後欠則踵至矣戶部新舊積逋千有餘萬而兵工等部考成疏緩更不必言病根全在於此一向無人說著未曾拔除徒以多官繁文督責祇見朝廷功令之嚴催科之猛而不知皆撫按司府不盡職業之罪也臣之愚議請祈聖裁領行遵

一之該州縣有司先扣歷俸在起程應朝之日已滿四年

四箇月者查戶兵工各項錢糧解完無欠布政知府出與

印結一樣十張轉報吏戶兵工等部科及都察院河南道

然後准其留任如起程之日歷俸未滿再扣到京考察出

榜定期為滿而能預徵各部錢糧通完者亦准取結離任

其過此而期俸猶未滿及期雖已滿錢糧有一宗未完司

府不出印結者撫按具題免覲留任以便責成其司府正

官撫按查覈所轄錢糧全完者即具題知離任應朝如有

未完亦題留任另委一官代覲如此則是考成在計典之

先取有司府印結撫按題知無俟計竣之後方行查覈枉

賫鑽謀而應朝俸滿之官皆可陞轉考選之官計典告竣
之日即可出缺補官之日矣倘有司未完而出結司府即
任其責司府未完而題知撫按即任其責參處督解復有
何詞至於有司俸淺僅歷二年三年計竣自應復任不在
陞部陞考之內者不用此例然亦必責起程之日錢糧完
及分數方許放行倘或拖欠數多意圖諉去撫按即當參
處毋介溺職之夫自爲得計而委過負於權官也此時計
期雖遠人情積習難除司府有司恐有離任過家優游自
便者白揣錢糧未完急行回任料理猶爲可恕否則參[illegible]
拏問照依議處例雖悔難追臣因兵餉維艱推論情根

黄此思想拔除莫如此法可以佐考成於早破情面之私覔吏治之多瘝省民生之重累倘有可採伏祈聖斷嚴飭施行

崇禎十二年六月初三日題

臣罪籲陳未巳疏

准吏部咨為欽奉勅諭事崇禎十二年六月初二日該司禮監太監李承芳傳奉勅諭吏部禁旅豫楚剿寇屢建奇捷内閣輔臣運籌勞績宜特加恩示酬首輔國觀加太子太保改戸部尚書進文淵閣大學士廕一子入監讀書仍賞銀六十兩綵緞三表裏次輔嗣昌准復原職免敘國用

復粹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進文淵閣大學士各廕一子入監讀書仍賞銀五十兩綵緞二表裏俱照新銜原職給與應得誥命新輔明恭四知炤乘各賞銀五十兩綵緞二表裏舊輔至發貞運各廕一子入監讀書仍賞銀四十兩綵緞二表裏逵聖士俊各賞銀四十兩綵緞二表裏宇亮冠國祥逢年各賞銀三十兩綵緞一表裏如勑奉行欽此欽遵恭捧到部備咨到臣臣方以料擧招尤另疏仰祈斥逐驚聞寵命不勝徬徨念臣二載典樞負丘山之積釁終朝褫帶儌覆冒之鴻慈沒齒無言詎復朽離之望匪躬自靖祇需瓜代之期夫然後三沐三薰朝以入請夕以死

父焉知五章五服炊之日忽生之年使微臣再忝牙緋袭尖迴波之詠臣祖父如霑誥紫魂增不夜之歡此天恩特逹以無前假禁旅張皇而洊被臣非草木敢不欣榮顧惟罪重罰輕臣惴餘辜於未往功疑賞懋臣憂速謗於將來縶臣之在繫孔多尚爰書之未定還客則長安日遠猶羣復之無時如非大滇其羣忍作中行之獨此臣捫心清夜愧悚交深不敢不瀝真衷以祈聖鑒者也失弓得弓臣敢去楚人之見刻印銷印皇其弘漢祖之風必成命之收還庶愚心之少遂臣可勝屏營俯伏待命之至

崇禎十二年六月初五日奉聖旨卿運籌中樞策勛禁旅復官用示酬已經免敘不必又辭該部知道

山松曰按此疏及前乞辭恩賚一疏或有疑爲具文不必存者奈談遷國榷一書有云應以致寇受罰而反以郤敵受賞執政恬不爲辭等語而且以奉勅之太監李承芳疑爲同受敘賚之人有內璫併冒之說則此疏安得不存也

密奏疏

臣適接河南巡按高名衡一揭內稱五月初九日張獻忠火燒穀城房隨即拔營進房縣山去訖又稱徑奔正西老鴉山寨被方家兵打出寨來徑奔均州正西八畝地尋一斗粟借兵將張監軍賀當一斗粟兵未知發否十四日張監軍有文到襄陽左兵於初十日搭三浮橋過江陳兵亦繇此過江羅兵十三日在光化搭浮橋過江滇營兵馬原

在江南又招安九營兵馬不肯隨賊賊將穀城所積之糧
巳盡燒訖縣官不知下落又有穀城逃出難民來說張獻
忠見官兵雲集河岸他將自巳船隻或揺沉水或放火燒
了等因該臣等查得五月初五日臣部差官王慶芝道過
襄陽巳聞獻忠劄營老鴉山理臣密諭左鎮兵馬夜馳至
襄然尚未報焚陷穀城之説今據按臣高名衡奏揭得之
撫臣李仙風親駐南陽探報爲確但賊不㥘負穀城而退
走均房且燒船燒糧無復向者順流而東之慮此其志原
不在大併其勢亦無能爲但盛暑入山行師所忌大兵聚
久糧料繼難果安撫九營不肯從賊而臣部所謂秦蜀之

兵有一二枝從天而下擣其肩背成擒必矣斯時禁旅遄發亘走南陽汝寧斷其東北潰決之路似為勝著臣謹因揭具奏請祈聖鑒施行

崇禎十二年六月初七日題

感戴天恩再申微悃疏

本月初七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為臣罪纇陳未已天恩渝沐逾涯等事奉聖旨卿運籌中樞策勲禁旅復官用示眷酬已經免敘不必又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焚香恭叩俯伏深思臣子之望君恩不啻農夫之望歲恩所未及猶將陳乞仰徼恩所已加寧敢託辭處讓此臣犬

爲樸衷前聞寵命即已不勝欣躍竊願祗承非敢爲臣一
身計也念臣祖臣父及臣三葉單傳無兄弟姊妹之屬家
庭一脈恩愛逈異尋常至於教臣讀書看臣成立期以遠
大勉以忠良臣所不能盡言祗恐人間無此父祖而不幸
没之日臣皆留滯在官不獲躬親視含雖復徒跣奔歸祗
抱終身莫贖之恨而已矣至臣父十齡而祖母背臣十四
齡而臣母亾兩世偏罰俱在慈親童幼無知苦荼尤甚頃
逢聖母大慶覃海覃恩臣以負罪之身未敢請給誥命含
泪向隅恨不遄死而臣妻則又先臣死矣嗚呼痛哉臣天
倫哀樂實有不同於人非特荷聖慈何能儌得一命此臣

務不必文辭之旨躊躇日久心竊兩難而不敢不以眞情至情上聞者也若夫臣之一身灼有萬罪必俟傳宗龍到日臣乃得辭部署赴闕廷泣申斧鉞之請伏乞天恩俯容仍以革銜辦事存臣不安之志待臣得請之時也臣偶苦腹疾容臣擇日報名廷謝外謹先申鄙悃伏惟聖明垂察臣可勝惶恐隕越之至

崇禎十二年六月初八日奉聖旨復官酬勲前旨甚明卿不必又有陳請應得誥命著照原職給與吏部知道

彙敘甘肅捷功疏

看得九邊惟甘肅最遠三面與番人爲鄰往歲番騎蓋無歲不犯邊而我兵亦無歲不出塞以其遠也議論少而文

材武入得以展布其手足及其出也首級多而功賞厚人
愈益振奮其精神故九邊亦惟甘肅得以自爲戰守而督
撫鎮道祗奉皇上威靈便宜調度頻奏虜功往例斬首百
二十級則爲大捷具儀宣捷告廟中捷以下宣而不告今
合九案七千三百五十四級共得六十大捷之數焉其應
宣且告者多矣維時總督則臣父原任太子少保右都御
史兼兵部右侍郎擬戍復官贈太子少傅楊鶴巡撫則原
任右僉都御史革職聽勘後加服色一級梅之煥云云竊
臣父鶴任內延寧甘鎮首功三千五百餘級生前蒙敘千
兒罵之八百級生後蒙敘寧夏鎮之一百三十級其餘緣

在罪謫未經敘錄者尚多然臣父已叨太子少傅之銜蔭子亦忝錦衣衛千戶之職僥恩已渥矢報無從今僅一捷之勞臣愚不敢再議云云再照甘肅此捷與寧夏前捷敘之當酌虜數兒憨挾二十萬眾自東從西初則豕突於大同而挾賞之驕志難饜既則鯨奔於二鎮而覆軍之凶焰彌張賴我皇上聖武布昭神人協應數年之間兩鎮各奏奇捷雖斬馘首級僅報一萬一千有奇而虎渠氣奪魂亡諸部星飛瓦解今之西北塞外無復擁萬眾稱雄而顯然與中國為抗者人祇知邊烽狂逞為今日未剿之凶鋒而不知西插散亡為前此未有之功烈然則宣告之典似乎

久曠當行以仰慰列聖於在天俯示臣民於萬禩誠我皇上中興以來不可缺之盛舉也臣部職掌攸係不敢不一颺言向來敘捷稽遲以致行間文武或齎志没地迄今見在僅寥落晨星而懋賞酬庸半加罪廢姝爲可歎至於二年以至七年贊襄政地退𠁅威靈其人或考槃在澗應蒙皇求舊之恩或罪黜云亾動吾皇蓋帷之念是則惟仰候特恩非臣等所敢議也

崇禎十二年六月十一日題○山松曰此疏甚長中間兩云云下在事文武姓名文字删者十之八九因有懈於先大父故節錄之

訪據疏

該臣查得東廠原題金光㝢即金日耀係原任潘家口叛將金有光堂姪今抄寫見任關東作游擊族兄金國柱履歷一本認作自己履歷討書往山東新撫院下作一加銜守備待有奸缺咨部推用等情此誠小人鑽刺之常態臣愚受事之初即有覆題不覆咨之請專爲防此一等人而設也但金日耀既抄見任游擊履歷而又討作加銜守備中情可疑查關東見任將領並無金國柱之名再查該撫咨送將材冊內備開各營中千把總及各標下聽用閒官亦無此名不省何故除行關寧二撫細加查訪果有金國柱其人請旨議處外誠恐時日稽遲合先具題明白乃臣

於此有關於衷冐昧附陳者竊見海內士大夫自神皇末
年相習奢侈於凡宮室車馬衣服器用之屬無不崇飾華
麗逾越等倫即或清高自命宦槖無多而亦稱貸母錢結
搆園亭卉木耽娛山水詩文以是優游卒歲爲快如其親
串朋好偶逢吉慶生辰相率斂錢造杯製帳更迭酬贈以
爲固然臣等身在流俗之中沿染至今皆不能免而以今
觀金日耀用銀五兩造杯一隻鐫屈可伸姓名可伸竟至
畢命則亦可爲炯戒矣夫以一杯之重不過數金而能使
人畢命緣雕刻姓名與者受者森然同列果屬貪緣請託
自作之孽亦何辭萬一奸徒揑造以奇禍中人雖不與

不受亦何繇自白此之不可不慮也然使士大夫向來不爲奢侈本無酬贈則亦何從而提之孔子曰奢則不遜繇此觀之凡自作之孽與奇禍之來皆奢與不遜之故也臣以庸愚刻名政地屢叨恩賚又見城頭欽頒賞功皆係局作銀錠不從外解而來詢知御前器用傾瀉爲此驚歎吾皇富有四海猶不忍以有用之銀作無用之器而爲臣子者誰非草茅賤士虀鹽腐儒一旦倖儌榮進遽爾廣侈其心飲啖器具無金銀不樂且終日攢眉嵩目咸言財盡民窮而此等金銀何莫非財造成器具居之不化舉一杯而倒其餘有不可勝言者皆以私家之不動尊壺耗海內之

泉貨府夫何莫非財所聚盡民所鎔範而可不深長思也
臣故敢瀆聖聽乞嚴禁金銀器物自一杯始今後品官有
私用者依服舍違式律罷職不敘有彼此贈遺者依官吏
受財律計贓科斷其未禁之前已成器物聽行銷毀姑免
追求庶免奢僭之風亦省身家之禍矣

崇禎十二年六月二十日題

羣叛謀危疏

看得大名郡邑壤接河南山東號稱盜藪此番長垣之事
起於二三衙役潛伏廨宇夜砍縣官據稱該縣武備廢弊
嚴明宵小反行肆螫則似乎與他盜不相涉者何以滑縣

之蒲林集紅巾白拑躍馬提刀猝然發難若與長垣相應而巡簡申稱街民喧嚷有賊三股從長垣起手回長垣洩機遂來滑縣東鄉又似不止於衙役之爲者臣聞畿南吏治不清沿襲日久凡事私行幫派侮奪稱雄官旣以民爲囊橐不得不張胥役之爪牙民又以官爲轉輸因而引通奸盜之營壘邇來養成盜窟官明知而不敢問一問之而禍必中焉長垣之事初見其端未見其委滑縣之事纔戢其萌未發其覆也孔子稱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古今弭盜端本窮源之至言而在畿南爲尤切該撫按道當取有司之貪濁而去之民生之疾痛而軫之但得官清吏

盡自然盜屏奸消不然雖終日討捕祇見其滋蔓而不可圖也其滑盜百餘豈無流毒知縣羅璧有無隱匿别情合行該撫按查明奏奪長垣盜發公庭之內又乘夜飲之餘而以巡城申報知縣武備疎虞滕飾二咎難辭相應降職一級仍聽該撫按查確盜起根由並本官果否堪任劇邑奏請聖裁可也

崇禎十二年七月初二日題

清驛原以裕國疏

看得清驛一事臣部奉有明旨嚴禁私增擅用之滋作何責成一併確議業將釐正各款叅訂成書另疏請命矣科

臣張緝彥細詢時弊條禁八款與臣部互相發明臣查私票當禁一款今巳創設塘票頒發通行公務不致妨廢則私票當盡禁矣擅用當禁一款溷用當禁一款借送當禁一款濫填當禁一款今將勘合火牌塘票逐一釐正頒行總除部發之外不許別用私牌一紙而部發諸款又有昭然數目難踰限制則擅用溷用借送濫填當盡禁矣若夫私幫當禁一款則在前之五款著實遵行額內似可省差省銀額外豈容幫地幫馬合查果係衝疲前此巳經題准者免議如非題准即釐毫不許增也越站當禁一款則在各該驛站實有馬匹前途之應付如流後程之牵擠自息

查官養馬匹向來果不病民者兒議倘遺厲揩卽恭處
不容貸也至於裁解當飭一款查驛遞衝僻額銀厚薄於
中調停均節總不失裁解之額而又合盈縮之宜是在撫
按司府專任其責臣部不能遥揣行之科臣此疏當附刻
於臣部疏後請旨通行嚴飭遵守而臣更有說焉朝廷嘉
惠驛遞明旨不啻屢頒臣部之立法科道之建言非不甚
詳且嚴而地方終未盡行者何也如擅用一款用長差馬
匹幫貼回籍進京在甲科司府州縣爲多撫按專責此事
叅一甲科輕者降調重者革職則其餘不敢犯矣借送一
款或預封數金雇覓包損等項在出京科道銓翰爲多部

科能摘此事叅四衙門輕者降調重者革職則其餘不敢犯矣至於擾驛橫行騎馬一匹私勒六七匹每馬折價銀至二三兩則各巡按御史之承差為其境內第一之大害而無可柰何每一巡按承差多者數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上班下班差來差往驛遞壁風屏息斂錢博懽惟願其不如意此事非他人所能摘發唯有就責巡按御史自行覈奏實從承差若干名其非實役或發回兩司或汰逐回籍若干名如前勒索馬錢恣擾境內者曾否拏究若干名一一具報都察院在都察院亦必以此為回道考覈之一事而加意行之庶天下驛遞各除一坐地盤根之大害而

勞人病馬於是乎少蘇巡按御史亦必首行此一事而後
叅劾私增擅用種種之爲驛弊者人無有不服矣
崇禎十二年七月初二日題
覆鄖撫塘報賊情疏
看得穀賊不寧惟憂九股之合總理奏至明旨飭尤先
乃令房縣之失據報一丈青一條龍攻南門曹操小秦王
攻東北門則九股已動其四矣其餘五股多在均州寧不
可慮之甚而賊以五月八日陷穀城二十八日攻房縣相
距二旬之久我兵竟不一窺左足將聽其猖狂於無人之
境乎抑別有何等作用也至稱士民勾引指揮開門出於

遏兵之口未敢淡信要以房縣既失則南漳一路當荆承二郡之衝有萬分宜堵禦者虎兕既已出柙典守之責匪輕桑榆若不早收東隅之失並論臣部所與當局諸臣叮嚀告誡惟此數語而已

崇禎十二年七月初五日題

申明節制疏

看得軍中首重節制自五十爲伍十人爲什以漸推至百夫長千夫長等而上之有自然之分數而不可紊即有自然之等倫而不可踰此古來之定制也本朝設立總兵名曰鎮守次之副將名曰協守又次衆將名曰分守以下至

[illegible]守備而官止矣縣鎮而協而分而備皆帶守字則以信
地繫之信地之廣狹官秩之崇卑繫之而文移體統於是
乎辨若游擊將軍則往來策應與叅將分馳得節制守備
而受節制於鎮協者也若都司僉守則統領衞所與布按
分職惟鎮守得節制之而副叅游守彼此不相統轄者也
近歲用兵官階錯亂以副叅游都守爲流官之序以中千
把百總爲營伍之序雖稍稍與舊制不同而行間出令次
第稟成罔敢違越即不係同鎮共營而官階既別體統攸
分未有分庭抗禮傲慢自恣如河南巡撫李仙風之所奏
者良縣中原腹心向非用兵之所一旦有事調集烏合之

師東西南北心意既不相聯聚散往來紀律亦無有定是以如是其悖耳臣愚前奉面命將進刑節制再一申明並功罪賞罰著爲定本因秋防期迫羽檄倥傯未能草就今該撫題請申飭前來合照近例總兵通行節制副參以下各官無不聽令參將游擊則受副總兵節制都司僉書則受參游節制守備則受參游及都司節制其一營之內則有中軍受將官節制千總受中軍節制把總受千總節制百總受把總節制隊總受百總節制什長受隊總節制伍長受什長節制伍兵受伍長節制其自上行下則節節遵依如自下行上則節節轉達平時之號令如是臨陣之殺

伐一同總兵臨陣則副將叅將以下無不聽令副將臨陣則叅游無不聽令叅游臨陣則都守無不聽令如中軍敢戰則千總從之千總敢戰則把總從之把總敢戰則百總從之百總敢戰則隊總從之隊總敢戰則什長從之什長敢戰則伍長從之伍長敢戰則伍兵從之夫是之謂節節相制萬人一心敢有上呼而下不應前往而後不來者是謂脫節脫節必誅敢有以下而犯其上以後而躐其前者是謂凌節凌節必誅誠嚴脫節凌節之誅必無勇前怯後之患而臨敵制勝決之於萬人一心也必矣設或不然總兵陣失則斬副總副總陣失則斬叅游叅游陣失則斬都

守都守陣失則斬中千中千陣失則斬把總把總陣失則斬百總百總陣失則斬隊總隊總陣失則斬什長什長陣失則斬伍長伍長陣失盡斬伍兵夫如是之謂連刑節制萬人之中有一人不同心者必至敗事敗事之後按其節制所在而誅之斯一人亦無所逃而萬人亦無不奮躍腹用兵之地皆宜申飭遍行無容一處之不到一人之不知者也節制既定則平時相見之禮貌相違之文移各有自然體統遵行而不可紊臣愚敢請明旨即自河南一處推廣行之其河南總兵張任學既改都督僉銜與御史不相干涉矣乃行文自稱院鎮又是何院之稱既非巡撫

史而改總兵應受督理節制矣乃奏揭稱准總理行文又是平行之准此名不正無惑乎逼省各弁尤而效之相應一體申飭以後奏報文移之中如見此等字樣臣部即行參處如是而後節制之法無敢不遵行者矣

崇禎十二年七月初八日題

楚報不一疏

竊照穀城蠢動自五月初八日至今越兩月餘臣部月望擒剿信息自鄖撫飛來而不可得本月初六日接新撫王鰲永一報五月二十八日賊破房縣有曹操小秦王一丈青一條龍攻南門東北門等語竊謂另撫九股已動其四

餘五股多在均州豈不可慮之甚稟奉明旨九股動四其餘作何防戢鄖部不得僅以叮嚀數語塞責欽此臣伏讀徬徨戰慄日夜靡寧緣未得詳確情形未敢妄有條奏茲於十二月再接總理熊文燦塘報賊情一揭較該撫前報稍詳然而情形又不一矣據報曹操之外不顯小秦王等項名色而九股之中見有三股在鄖縣三股在均州歃血盟誓不甘與張獻忠作奴甚且認路分堵似乎確確可信乃該道周夢尹既信之以轉報矣又自疑之曰洹水之上季子能始之而不能終之總理熊文燦既稱夢尹擔當撫事不避勞怨用心獨苦且慮衆人成之不足一人敗之有

餘就參知府萬菁華挑激新撫借端思逐矣又自言曰不以兵威大剿斷不能收蕩平縱使九營反覆亦不難於併掃何其前後矛盾若誇若玩亦至是耶至其目前籌數不過曰兵單難進深山糧運難充枵腹與此進彼奔種種墮伏種種未便而已不思古人用兵如雪夜入蔡元夜奪崑崙皆於難入難奪之時獨奮必入必奪之勇令敵人忽於醉夢之中破其所恃然後奇功立成何嘗枯坐而待可入可奪之時耶又聞他目著數不過曰禁旅邊兵秦督川撫轉眄秋涼諸事湊手而所謂湊手者意尤專在我之馬多於賊之馬多一馬多一馬之功而已不思古人用兵如痲

扎刀砍馬竹筒豆稻馬皆以刀斧犯敵步戰為奇卽在濱山窮谷而兩鼠鬭穴中將勇者勝安在膠固而求不可多得之馬耶臆論至此而防戢諸般為後誅擒首叛為先急商制勝為緊守候諸事為謾但使我能制勝不慮首叛不擒眼見首叛必擒何憂餘股不戢若不於先者緊者而圖之惟於後者漫者而待之臣見縱賊為患貽不可追之悔也夫賊之虛聲或走漢與或趨川蜀或犯均襄或窺荊郢或奔內淅乘高下射必有一路突出於莫可知而戕鬭風多備兵寡力分曠日相持疎薄立見賊得乘閒抵隙縱橫而馳又是東奔西雜之故態所過城邑保障難期再假歲

時收拾難料行間諸臣能任此禍償此罪耶不能任禍償罪則盡智出謀殫力效勇未有堂堂文武智勇俱困於一逋誅之賊者要緊尤在總理熊文燦虛懷以收群策果斷以克後艱毋始而違衆以師心既而委人以卸責且計一師期而游移兩可明開泄漏之端信一詐降而往復數番頻售狡脫之詐此臣歷稽往失不憚鍼砭膏肓非今日始為此說而至於今日理極數窮舍責成該理而外別無把柄過此以往惟有朝廷賞功罰罪之大典理臣與諸臣共之而臣部請行賞罰宜當自理臣始無敢毫髮私徇者也

崇禎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奉聖旨熊文燦已有旨了穀城賊叛戴東旻撫治何事該部不行糾舉殊屬玩縱著

即從重議處

遵旨酌議裁練疏

看得裁練之議屢歷聖慮反覆周詳期於事必可行行必可久臣部竭其欵愚再三斟酌條列上請業奉俞旨已經通行去後而畿南河北山東各該撫按監督臣遲遲報命臣部稟奉德意疏催及時舉行誠以警報頻聞而前車當鑒也今據保撫黎玉田先將保定府屬二十州縣裁文增武選才措餉之大都詳覈奏請臣等細加酌議如保定府判易州判官清苑主簿慶都訓導各以煩衙免裁其議裁者祁安二州判官唐完蠡三縣主簿安肅定興雄縣東鹿

淶水滿城新城容城博野淶澤高陽新安訓導各一員其練備練總等官既經地方之公舉司道撫按之叅詳或以武科世職或以青衿將材或易地非宜或本方素習果堪干城之選自難拘滯故常俱當一一如其所請除練備郭雄城原係題推其餘各官俱先給以練備練總劄付一年之後果有實效撫按將行過事實開列奏聞容臣部再加詳覈方准實授但各縣民兵數目參差不齊畢竟未開城垣關狹垜口多寡以為設兵之數仍是遙揣虛文今云先設專官漸議增補安知設官之後有司不竟膜外視之腦後拋之此仍當責成該撫次第奏報者也至於議餉一節

明旨屢禁昭然該撫道有司僉議若謂必不可已欲於絕溢屯租而外倣捐助之法酌富民之等斂錢行之大約三五十家養兵一名似不爲厲等因臣部遲疑未敢卽覆奏思兵無常食候其練而給之誠恐人不樂趨難以強之就練候有候無之練餉以之治生旣不贍候練候否之鄉兵以之習藝必不精此在平居無事可以官法牢籠一旦事急憑城未免離心掉臂徒增一番練備練總之名目究竟未有眞鎗實棒之强兵欲令地方士民盡以身家性命托之而不謀轉徙督撫監鎮遂以家戰人守期之而不呼譟提恐萬萬其無此事然則朝廷之上欲以民人社稷懸之

而不分兵遣將東顧西瞻亦萬萬乎無此理則今日之裁練何為然也夫不忍派民誠皇上撫綏之德意而養兵自衛乃士民切緊之淺圖或者聽撫按之斟酌責道府以稽查有司行之而善者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必使城城有保障之兵兵兵有固結之志真正遇有警急可以不煩調援而守固斯其為裁練之穩著乎此事河北山東最為緊急一處覆擬妥當處處覭倣而行方不難於速就也

崇禎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奉聖旨這練備事另加議行屢旨不准措餉原恐分外擾民這所奏是否無礙還著從長議妥奏聞

塘報賊情疏

看得總理熊文燦受皇上剿賊之任不爲不專臣部請勅事駐襄陽不爲不久乃眞知賊情仍不早圖明係披猖反謂虛怯旣舍見在而恢飾未然之功又僤將來而先開諉卸之局誠如明旨縱寇欺玩罪曷容辭卽臣部據揭叅駁亦謂其前後矛盾若誇若玩目前旣枯坐而待可入可奪之時將來又膠固而求必不可得之馬與夫盡衆師處叅人卸責等語一一數其深病而藥之無毫髮之隱循矣今奉明旨從重議處惟有二法請自上裁一則謂總理二年才力已竭未同强弩難効桑榆卽其奏報縱欺請旨革職勘議於法允宜一則爲二年賊勢多半衰平惟此鄖襄幾

原缺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秀

孤兒山松同輯　孫農畯　同較

山櫟　農介

農彥

疏

楚報不一疏

該臣非奏楚報不一等事奉聖旨熊文燦已有旨了穀城賊叛戴東旻撫治何事該部不行糾參姝屬寬縱著即從

重議處速奏欽此臣祗誦明綸嚴於斧鉞長跪伏地流汗

霡䨞念東旻撫治踰年才不勝任臣二月覆疏剴切責成

四月面陳遂蒙更換蓋於穀賊未叛之先而早憂其不濟

併新舊鄖襄各道咸欲㕘罷非材曷敢於失事之餘少萌

寬縱之念也但因新撫塘報臣部具題奉有九股動四其

餘作何防戢之旨臣踌躕數日適接總理奏揭看詳歸漏

隨即摘㕘專為防戢不若誅擒急下先著緊著而發未恩

賊既叛去應糾失事諸臣此臣積罪之餘精神昏憒更值

秋防之際憂慮傍徨致茲疎失雖不敢蒙寬縱之心而不

免蹈寬縱之跡咎誰何辭除仍另疏席藁外今奉明旨從

重議處查臣前奏仰請聖裁嚴飭戴東旻既以身任地方一切擔當鶴馭合宜推誠殫力務奏成功如或因循誤卸措置乖張致令反側不安地方被害該撫俱不得辭其責奉有本當議處姑著策勵圖功之旨今畢竟反側不安地方被害雖四月奉命解任而五月猶未離襄東旻本管失事誼何所逃再查該按林銘球近奏有兵力窳軟左右貧說一嚬一咲俱輸情於獻忠等語奉旨據實指奏不許縱延亦係東旻之事在東旻已經解任似當一面盡削職銜一面再候該按奏冊仰請定奪而臣前奏鄖襄各道如王瑞柟丁艱回籍周夢尹見駐鄖陽包鳳起見任監軍奉有

橫見巧推材守不堪的即同撫按官叅來重處之旨令玆失事誰係本管誰應分咎合當併覈嚴糾此外又有監軍張大經久入賊營毫無作用竟爾為賊挾之而去據塘報情形喪心可駭且傳聞先有家眷送到襄陽當一面羈候一面核實奏請處分者也再照總理熊文燦疏叅鄖陽知府萬蒼華重加降調謂其挑激新撫借端思逐使此疏而早發也或為安定降人保全地方無患之意今何時也焚殺陷房遠營壘蠢鄖郡孤城洶洶震動可令如府守土之官一日輕去其土乎且臣昨接治臣王鰲永之揭賊攻房縣殺戮無遺惟有指揮張三錫帶家丁四人回鄖四嶠謂

客舉動異常該府一面發塘一面覊候此在地方似一有
識力者縱與該道用夔尹意見不合然時有先後事有經
權時不能以先而旁後事安可以權而廢經且此一時同
舟遇風胡越相爲該道該府當責守境保民爲第一義少
或搖足安危立分臣不敢不明白駁正也
崇禎十二年七月十八日題
　徽臣夏懫日甚疏
該臣嗣昌遵日爲鄖襄賊情一疏具題爲塘報賊情事奉
聖旨熊文燦即着削盡職銜冠帶辦賊自贖如再玩縱另
忝重處卿部還極力振飭不必引罪欽此又一疏爲楚報

不一賊狡堪虞等事奉聖旨熊文燦已有旨了穀城賊叛撫束旻撫治何事該部不行科叅殊屬寬縱著即從重議處速奏欽此欽遵除議處撫束旻一節另疏請裁外伏念臣嗣昌自遭烽變十月於茲負罪積憂彷徨戰慄亦十月於茲矣憂外憂內憂餉憂兵文憂督撫之非人武憂鎮將之不任朝焉不知塘報何處飛來夕焉不測紅本何時對發旣憂仰承廟算之無策復憂環顧烽警之難周智識為之昏沉精神為之憤亂以致看詳章奏每多疎漏之愆慮莊事情輙蹈謬迷之病蓋十月以來如此比者非一二之可數矣而最苦則鄖襄一帶羣寇咸歸當滿盤皆刼之時

有一角相持之暫本可牢籠駕馭散遣消彌無奈當局之
作用不靈旁觀之躑訛競起養癰潰肉激矢離弦至於今
日仍成未了之局而臣經年代斲嘔血傷心亦徒付之流
水矣嗚呼痛哉夫辦賊之事分則責成撫道合則責成總
理臣見鄖襄撫道不得其人亟請易之惟總理至今未易
何者撫道職業有定總理創設非常向來朝議每易一人
則兵馬錢糧必從頭派起不肯因人幾局收拾成功方今
邊疆多事帑藏中乾何處兵馬錢糧可以從頭另派此舉
朝人人知之而況求一用兵之材立遣更換用事更不易
得則以見成兵馬錢糧嚴責見成當事結局是其萬不容

卸之責臣從國家全局起見非爲一人起見也然而人固難知臣曷敢保前於六月內遣迎尚書傅宗龍走扎密訂道過鄖襄審知賊情備細兼看做手何如若須更換必擇能者付之何人而可此亦宗龍身上心上之事當不待臣叮嚀之者而臣區區愚慮不敢不到如此頃奉明旨熊文燦削盡職銜辦賊自贖此是盡頭一著外無多著矣故敢畧述上聞以明臣之寸心於此一事始終顧贍全局非敢毫髮有私也鄖襄楚地臣即楚人人孰不欲私其鄉而忍以爲賊之壑故賊一日不去楚而楚之人相率尤臣然既不免爲賊壑而又曷能私其鄉乃事一或涉於楚而非楚

人者又相率疑臣臣之苦於是乎無盡藏已臣因而自尤不已復轉而自疑前者陳艮訓有殺艮之旨臣據撥臣查奏而欲雪其功今者臧東旻有叛賊之失臣取理臣奏揭而不及其罪臣心固無敢有私抑何能仰而信於天俯而信於人乎則惟是負罪積憂十月之久精神憒亂智識昏沉疎漏謬迷不期而自蹈之耳是故臣願皇上亟重處臣流放竄殛臣罪應得無敢逃免此臣事君事天之分也

崇禎十二年七月十九日題

西南已定經畫宜周疏

看得奢酋作逆始於天啓元年辛酉終十六年丙寅孽寅

梟首藺土克平今二十有四年矣善後之議久而不決緣
黔之永寧一衞實與宣撫司同城而宣撫故蜀隸也平藺
之後經理新疆事專在蜀乃徧弁青衿愬其始之僑設於
蜀也幾欲乘藺之滅一切併蜀而黔之蜀建一議設一官
皆曰不可而蜀之道府有司遂引誼以與之爭議事宜省
而繁復置官宜簡而增多經理新疆與彈壓黔屬之意各
居其半而矯枉之過轉生不平亦爲不善處事者矣督臣
朱燮元之言曰永寧宣撫改土爲流經理善後全不在誇
張攘之功增建置之擾惟在調人情量物力二者調情則
使之相安量力則求爲可繼竊謂祖宗法制不可不守兩

省統轄不可不明爲全蜀省財爲新疆省事此臣愚不肖所效於封疆之職分也誠老成長慮却顧之定見亦西南體國經遠之良規未有以易之者但中間一二節目容有未安得撫臣傅宗龍一奏處中參决而該督朱燮元之言與舊撫王維章之議適可相資互用善後之事不難定矣但原來章奏冗長恐未便聖明省覽臣請别爲錄本以備詳查止將宗龍此奏逐款斟酌仰憑聖裁定奪內設官雖屬吏部屯糧雖屬戸部而總之建置新疆中有沿革不離臣部職掌故敢遍爲議擬會同吏部等部署部事侍郎等官董羽宸等合詞具題伏候命下臣等轉行咨會遵守施

行　計開　其一議設官看得司衞同城黔蜀其域本朝
建置犬牙相制之義所在姝多何獨永寧宣撫蠻觸之爭
於蝸角間呶呶多態也舊撫王維章議曰設府縣流官止
爲彈壓黔中衿弁之故而舊督朱燮元兩言以蔽之曰斗
大一城無處安頓局面本小不宜大做洵屬老成之見但
欲移鎮雄烏撒之府佐以居之則仍是黔官仍分蜀畛且
彼實不能副鎮雄烏撒之任而寄寓永寧又焉能副永寧
之任乎該撫傅宗龍議設軍糧同知一員帶銜敘州府照
安邊同知之例鑄給關防四十八屯歸其督辦軍民詞訟
聽其剖分誠爲妥當蓋多官斷不必設而一官斷不可少

者也伏候聖裁　其一議兵道看得敘馬瀘兵道移駐永寧勅書內請增兼制永寧一語一切體統文移照平淸偏鎭戍例該督撫之議僉同相應依擬查照該道原勅邊入此段敢須不坐名勅書一道永爲遵守伏候聖裁　其一議衛所看得永寧既設同知古藺不必再設其古藺與龍場大壩各設一所就近隸於瀘州衛總期以藺土所入養藺人爲兵以還守藺地而於全蜀別無派擾之費舊督之議爲長相應依擬行令該撫按妙選循謹所官先令試守其土果能撫馭得所苗漢相安然後俾之世居其地俟選擬已定一面請鑄印信可也伏候聖裁　其一議儒學看

得永寧衛與宣撫司同學其來已久不必更張即今藺酋
叛逆自取滅亡已無宣撫之官而不妨仍存宣撫之學正
以明聖朝聲教之隆無遠弗居雖彼叛逆自絕於天而子
弟衣冠仍未嘗棄之化外也其起送賓興彙考幫補俱屬
軍糧同知提調教官止設二員應如所議伏候聖裁　其
一議世田看得逆奢作亂所部來降各能棄暗投忠奮勇
著績優之以世職授之以土田所以明朝廷誅鋤叛亂而
私其有且示將來榜樣如有敢萌逆心者祗為部下目
把各奮功名共分田土之地也將環顧而不敢動矣況降
將各為世官一傳而後歸命期除不相統一更無尾大之

患角立之處者乎此法良善大信宜昭羅乾象羅京周各
授指揮僉事胡汝高張令鄒蔚然胡肇虞李名山栢登劉
化龍羅萬象各授副千戶畢應台鄢价宋武劉譜田有龍
張學禮王自現曾榮耀夏國卿羅忠臣各授實授百戶羅
甫王心一各授所鎮撫潘亨扶聖世樊有祿各授總旗蘇
朝忠楊得祿鍾甫各授長官以上有俸田者各照原議分
給仍起文赴部襲授已故者結保親子親孫毋容假冒內
曾榮耀陝西陣亡另廕一子冠帶總旗世襲已奉成命與
原世百戶各不相妨如其親子親孫願併加於百戶上者
聽另文赴部襲併外范祖文辭廕免加王繼宗絕嗣免祀

各應如議施行者也伏候聖裁　其一議軍屯看得分設軍屯於內外四里之地是以漢法行彝域矣舊撫王維章謂各屯將官猶未盡脫彝風從寬始能馴服議於內四里定軍九百名給田地三百七十頃外四里定軍三百名給田地九十頃仍照遵義之例每三百名出一名應役實該差操軍四百名舊督該撫俱無異議臣等相距遼遠尤不便於揣摩紛亂相應允從者也伏候聖裁　其一議文俸看得一官之設必有俸鈔柴馬公費紙劄及衙役工食等銀既經該撫酌定道廳歲用閏加俱有成例而取之於屯糧折徵之內不煩另增亦應如議盡一道移駐而外倅增

一同知較之增設府縣儒學等官所省多矣伏候聖裁

其二議里甲看得有田糧則有里甲乃相因之制所以責承辦也舊督乃言府縣免議里甲亦當省編或者一編里甲不免科派多端取用滋擾乎若然則一千餘頃之田四千有餘之銀承辦何人徵收何法即該撫傅宗龍言年來量徵籽粒尚未徵銀而籽粒亦果出於何人徵以何法恐里甲終難免編但求免於因公科斂私下取用諸弊使彝漢各得廱安是在撫按加意焉伏候聖裁

其一議舖店看得舖遞店行係地方傳報文書及交通而易之事當聽其便宜處置不必請命朝廷者伏候聖裁

其一議修城

看得軍七民三修城過例永寧衛既與宣撫司同城亦可比例而行乃向來全屬衛修則以土司不應有城故不派及之也今宣撫司以叛逆誅而軍民剖破藩籬爲一家矣三七派分通力合作何說之辭乃一則曰黙衛占爵司一則曰衛城還之衛舊督舊撫猶然藩籬之見誠不知其何解也伏候聖裁　其一議遺功看得奢崇明父子敗走覆巢允爲奇功羅萬象既已補遺餘人不宜觖望據議予以百戶只給半俸是未知半俸者試百戶之職也但該督既有與詞合將羅文垣王正相寅起高減授冠帶總旗併俸田亦從減給行崗撫再議確報與黙督無預也伏候聖裁

其一敘善後看得平藺之役在事各官業已敘功陞賞善後之舉不過經理未完毋容另開敘局者也督撫所刻前後著勞官十三員舊督止載何閎中常任賢周鳳岐盧安世四員應與嘉賚而撫臣傅宗龍復有量加敘錄如舊撫議之請臣查何閎中見任四川右叅政常任賢見任四川按察使周鳳岐陞任湖廣副使俱應加服俸一級盧安世以四川右布政致仕應加賞銀十二兩同知易行義通判楊冠南知縣夏紹虞應行吏部查係見任官俱與紀錄武職李棟徐神義孫逢聖臣部附簿紀錄亦足不沒其勞矣原任總督朱燮元病故已膺卹典原任巡撫張論巡按

陳廷謨各經華任華職俱應免議其中間歷任撫按而疏
內議敘無名者臣部不敢增入也伏候聖裁崇禎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題

恭逢召問邊腹情形疏

看得屯田為足國長策兵屯尤農戰良圖而行之必於邊
海之地誠以荒蕪斥鹵之中不無清泉沃壤可以開水利
而権嘉禾者得其人與事率作屢省乃成眞實擔荷慮始
樂成未必無永利存也向來談者尤以天津為可屯之區
曾請金錢為興屯之費卽海中月坨亦稱可墾而豈止於
萬㳂數千畝乎但以為朝廷功令故事通行院監行道道

行總取一同文塞責則毋論開屯之美利慮始之稍難則有甚易甚小可以朝議夕行者亦莫不寢閣之矣此奏臣等看詳似屬草率當行新撫李繼貞悉心查勘苟有可行不妨以歲月需之此固繼貞面奏重本色實邊方之一策若津門撫充此意將米豆歲計有餘而關寧買運尤便又不獨贍一隅而已崇禎十二年七月二十日題

塘報賊情疏

看得巡按湖廣御史林銘球所奏穀城房縣賊情與撫治王鰲永總理熊文燦先後奏報大約相同此賊就撫之初該按曾親身諭之捐餉給之蓋實實推誠駕馭不比泛泛

有觀局外者不意非我族類異心轉萌失我綠旗飽飛愈決而該按之苦衷空負祇嗟做手之疎遲也據稱此番狂潰定為困獸之鬬攻城掠野斷不遺餘力無復冀一生路者其料賊甚審又稱左良玉陳洪範二鎮及龍在田等官兵與楚撫之將分防者不下二三萬倘扼險設伏誓焚舟破釜不與賊俱生有何難撲滅其審已甚明乃各將悠忽懈弛全然觀望未動總理遷延等待專恃禁旅邊兵誠恐自作收痲為賊所乘禍有不可言者前陝西剿賊悠忽懈弛一旦突入於川連破三十餘城可為殷鑒臣部急下先著緊著一疏責成該理勿枯坐而待時勿膠柱而求馬正

與按臣議同但前疏奉旨偶未申飭而總理熊文燦已蒙
聖裁處分盡削職銜冠帶辦賊
朝廷之責文燦文燦之報
朝廷已是十分著數十分時節其禁旅邊兵亦俱到彼再
無可託之詞可逭之責矣然到此時節用此著數倘或猶
然不效致賊逋誅朝廷雖盡法以處諸臣地方將何法以
盡餘賊此不可不深慮者臣故於六月中遣迎尚書傅宗
龍走扎密訂道過鄖襄審知賊情備細兼看做手何如若
須更換必擇能者付之何人而可昨已畧述奏聞今按臣
言宗龍赴任之程必繇荊襄欲得左右擊楫則與臣議實
同而異何者調兵協勦是中樞之事犄角奏功則理撫之

責若理撫不效留中樞代之則九邊四海眷眷多虞安得
有如許中樞往代倘不代而又加督焉則去冬親奉面命
總督事權原重無以復加若遣督察不過是一監軍未有
監軍用如此重臣之理此聖鑒神明辨烽已然之跡不必
再議者也無已則熔先年原傑經畧鄖襄特遣紀功科道
官一員前去或可權宜行之蓋該按雖奉監軍之勅而責
專護废不能諳軍前彈劾且今秋文武兩塲監臨考試俱
難以軍務分身正當猶圖緊剿之時若見嚴綜奮激之助
專可功成灼然有登此臣不能不祈皇上遠惟原傑近倣
張第元之行事俯從按臣所請者也崇禎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題

遵旨摘議裁練疏

遵旨摘議裁練事職方清吏司案呈該本部覆保撫黎玉田具題前事奉聖旨這練備事宜如議行屢旨不准措餉原恐分外擾民這所奏是否無礙還著從長議妥速奏欽此該臣看得裁練一事在朝廷今日創議似爲分外舉行在地方前後思惟實是分內保障我皇上凾心鄙屋惟恐一言措餉不無分外擾民在臣等徹底商求若使練兵無餉分外百端滋擾何也練日給犒必練之日犒之日勉强應兵其不練不犒之日則掉臂而不可爲兵矣練日給犒必練之日犒之日方纔慮餉其不練不犒之日又膈膜而

不可問餉矣今日練之而明日掉臂至後日便費追呼今日餉之而明日膈膜後日便須聒譟追呼一擾也聒譟一擾也練備練總無常兵之可約束則不勝其仰面於文官府州縣印官無常餉之可持循則不勝其贅視乎武弁仰面不已必至於攘臂贅視不已必至於眼丁不勝其擾也或畏朝廷之功令而勉爲塗塞或借上司之督責而隱肆誅求練犒無頃而印官之浸潤則有項練犒有涯而印官之搜索則無涯尤不勝其擾也曷若如臣前議聽撫按之斟酌責道府以巡查有司行之而善者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要使出之也有名則無名者不敢派取之也有額則

無額者不敢踰是於不無擾之中而行去泰去甚之法也夫法立而行之則存乎其人行之不善即先聖之井田貢助不免於滋弊行之而善即後世之保甲免役未始不稱良要以權其利害究極指歸無餉必不能養兵無兵必不能衛民至於不能衛民而城郭阽危生靈塗炭無竆慘禍不忍名言從而悔之亦無及矣此乃捄已然之失非出未然之圖故臣敢不避忌諱盡言無隱惟聖明俯垂鑒原若遂一從長議妥是必合乎人情宜乎土俗在該撫按道府究心爲之非臣部可持一議以槩施天下也 崇禎十二年八月初二日

題

土寇焚殺慘橫疏

看得畿南各府州縣地接河北山東向為劇盜淵藪緩之肆毒於民急之則中禍於官其恒態也臣前因長垣失事推本言之總緣吏治不清盜源斯起衙役通氣捕治難行今不幸又有深州之事矣知州郭佺肩倘因捐助修河操切起事則應闔州士民激變何止一二盜魁若因平日徇縱則一二盜魁又方且狎而玩之何至乘夜刼奪與之為難此理甚明不難立辨者畢竟烽燹之後土寇橫行本官志欲有為而才不能以有為捕盜而無其法不能令首究之畢擒獲盜而不亟詳不能令罪渠之立正以致奸徒潛

伏內外交通一夕變起不虞踉蹌出走迨事定還歸而支吾掩飾之詞有不可名言者明旨殺良掩罪明鏡高懸該監糾其徇縱該撫糾其操切是皆不盡庸人之本色也推官祇敢肅查報情節與把牌尚邦泰中軍鮑天爵之報固多不侔該監以倉庫無燬印信無失二語爲支飾今果否燬失猶可覆查惟四更時分州官巡城方畢回衙二語殊爲可怪果該州如此勤警焉得有盜刼之事且該州申文亦無此語推官何自而蛇足耶此與知州郭佳胤俱應烙長垣武備側聽吏部分別議處一面行該巡按御史嚴查盜起根繇殺良情實奏請定奪可也至於亂形已著尚不

亟圖撲滅養癰何已誠屬該撫按之責查此事在七月初一日前按張懋蒨革職新按韓文銓未任專其責者惟該撫黎玉田據奏蒞任五月耳提面命有司察時勢體民情酌寬嚴調補劑爲招撫安輯之圖似亦不遺餘力乃覺皐長垣深州亂之生也一而再再而三雖補救於此旋勃發於彼良繇大兵大荒相助爲虐而治之未探標本焉故也臣聞治盜者曰小盜宜緝捕大盜宜解散而探其本必於廉吏之感孚急其標則爲能吏之摘發二者不可相無今畿輔之吏既無廉節以先之又無能幹以佐之如此而欲盜之散且緝也豈不難哉夫爲撫按者弭盜乃能安民安

民必先察吏吏而不廉得其不廉之實與民棄之如去惡草不容一息留也若其不能則必教之教之不率亦必去之或能小而不能大能簡而不能煩量其才器酌其所宜請命於朝而吏調之如此則民好民惡與聚與去民未有不悅者也夫然後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方且好義終利之是圖又何犯上作亂之足憂哉今撫按與州縣隔每事必詢之道府道府與州縣隔每事必詢之刑廳刑廳亦未嘗不與州縣隔也每事必詢之書快而過家窩訪操其權官評倒置出其口無端播煽與其詬有等彌縫失其實舉天下之吏治官評什九出於刑廳則什

九出於書快而已矣他處之書快不過窩訪招權惟畿南書快強半大窩通盜其將何法以治之臣以爲撫按道府必皆單騎不意巡行阡陌問民疾苦確乎眞見眞聞於以澄清吏治安輯善良消弭盜賊此乃今日第一義其修備儲練錢穀刑名責府佐貳州縣官與武將之專主治兵者各司其事共舉其職斯內治修而外侮亦不難禦矣若目前沿標大盜不解或不得已而用兵則亦必有眞知灼見殲渠宥脅之良法毋或玉石俱焚激之竿木蠭起則庶幾乎撲滅之道也至於武邑越獄一案知縣李邦華以公出籍口然平日之疏防可知應與捕官俱各住俸嚴限緝拏

過限不獲奏聞處治其巡撫黎玉田應否敕令奮展新圖毋使滋蔓抑或爲法受過降級劄懲併韓文銓未任應否免議謹請聖裁定奪仍一面嚴行戒諭務要察吏安民治兵弭盜如臣末議與知州郭倬有推官祝啟庸行吏部分別議處一面再查起事殺良情實奏報知縣李邦華典史劉顧俊俱各住俸捕賊有無過限不獲再奏處治通候命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

崇禎十二年八月初二日題

欽承聖諭謹據所知奏聞疏

竊照延鎮衝邊烽窺兵謀仰屋聖懷命臣馬上差人速查

臣於本月初一日卽差人前去該鎮託送他項文移密行查訪計程二十日方可往回必於次日另差致書王俊查之該按雖在省城此時邊方士子鱗集正可於無心中採訪也差去甫數日今又報定邊兵譟臣恐聖心惓惓敢據所知先陳聖聽臣聞延鎮荒歉二十年來曾無起色七省流賊梟雄老本什九皆是延人今年春初得雨父老驚喜非常無何大旱久旱黃沙千里寸草俱無延東一帶相率逃往山西就食子女鬻累棄擲河流實有其事向使京民二運絡繹輸將或猶可秣幾喘少支旬月無奈京運艱窘民運亦然雖有滿萬數千零星解到先儲鎮城放足協路

霑漑無多以故清水定邊相繼譟動一則乏行糧一則乏正糧借口生心或無他故而該鎮之爲協路不止清定其乏餉至極譟動多虞亦不止於清定之兵臣部塘報奏章屢爲申請亦深憂之而無可奈何也至於鎮城之兵向來食餉稍厚支放獨先不宜有讙譟之事六月十五聞係南征之兵告討行糧擁門直入巡撫之堂該撫併入防兵報諱疏內情形殊有未悉然或果係南征之兵數止五百度猶未敢猖狂若一城之中相煽而起則有不可知者該撫劉令譽臣不深知其爲人但見受事以來諸所條奏如清該撫標兵設守爲戰查南征官軍事故支糧與官地廩糧

土糧班銀屯本等項種種無不釐剔而抽練議起撥兵歸總督者六千不煩增餉報命獨先似乎任事邊臣一時皆畢其比而延鎮人情則不其然臣幼隨父任久居長安習聞該鎮先年士馬精強將材崛起誠多卓犖其後承平日久款邊彝盟戰陣之實既疎功名之路全熟於是紈袴子弟襁褓敘功弱冠之年頂名就職世家大將袍笏成堆而風習爲之壞矣家以豪華相尚軍皆影占相仍爲之總兵者必其本地之人大家容隱而後相安否則或譁或謗計去之不旋踵近歲張福臻亦以譁去而此風又漸移之巡撫矣福臻之後繼之者高斗光周汝弼咸狃因循未能振

作汝弼去而該鎮揭保張亮甲特爲之謂邊方巡撫實典
兵權近歲驕軍每多煽亂倘可以保留得之則廢置將出
其手此之微漸不可不防又謂此舉委屬至公仰干典制
之嚴俯開留後之漸亦萬萬不可施行如其不然而或出
於內變要譽之私或別有市恩怙權之隱又或利其軟熟
相與扶同而甘狥幸躐之情其毋因循之事則其罪在封
疆未可輕置等因奉有飭處欽依在案是臣言該鎮之備
慮該鎮之漸蓋不待今日而然矣一番兵譁建牙未免無
色朝廷處置九邊觀望孔多且此一時總兵李昌齡亦非
本地之人猶恐從前積習譁詾計夫之必不遺餘力而該

鎮可憂首在人情次乃兵餉又次乃古都之套部報復掩殺之讎時搶時遁時復講款則西戎之恒態而該鎮窮荒至極邊烽無所垂涎似所憂不在是也

崇禎十二年八月初九日題

覆瑞王營兵鼓譟疏

看得署陽鼓譟一事臣部先據總督鄭崇儉報到即疏參副將李國奇已奉明旨降級戴罪剿賊自贖矣續該巡按王倓奏到奉旨再行確查其焚刦情節與爲首官兵必須正法儆衆茲瑞王奏到知縣周侊守備王茂才疎防失事合應議處除周侊移咨吏部聽行議處具奏外守備王茂

才既有地方之責何無捍衛之能相應於署正千戶降職
二級以署所鎮撫佫舊管事者也奏內欲將譁兵月餉扣
抵刦去贓銀揆之情理似應如是但既譁之兵果否存若
干之餉堪以扣抵應行撫按嚴查其欠餉係何衙門守掌
係何官職即今作何處補實難辭責若疏通棧道使糧路
無虞不惟藩邸奠安行見軍民樂業此實地方撫道之事
何按臣王俠捐金六百兩外餘未有聞且屢經呼籲節奉
恩綸俱未力見施行玩延指叅誠如王奏再難姑貸者也
至於通棧之法臣部時切訪求有新推漢羌中軍朱國璽
深知其事謂連雲棧從褒城至盆門鎮八百里中惟彈丸

一鳳縣耳被流寇焚掠多年不逼此時即一差一文俱從洋縣捉山黑水峪赴投攀崖附葛毋嘗傷人誤事乞捜站價銀兩於鳳縣之南如南新店等處各設一堡各用一千把總領軍丁若干以為防守聲勢相援不惟馬站通行且使鳳縣鞏固如錢糧不足或將棧道八百里並寧羌州荒蕪田地聽民墾種三五年免徵條編那移修補待事濟之後丈量起科亦無不可又謂陽平關在漢中西南通四川水路商賈往來咽喉昔年曾設巡簡以防暴客近被流寇焚掠民無孑遺往來人等情愿捐資修堡但一絲一粒誰為主張宜亟從民情修堡一座用千把一員領軍丁防守

可免設巡簡之俸而往來無虞又如自水江在漢中西北通秦徼要路茶商發運舍此更無別途近蒙各院酌撥軍丁護送每茶一擔量出銀三分爲飲食之資然軍丁無駐劄之所死賊多出沒之區焉能一一炤管茶商時被刦掠軍丁無故認咎誠非長久之計宜於江傍建設一堡郎將茶商所願出三分者總而修之計可半年成功亦用千把總領軍丁防守既不費朝廷錢糧且不阻滯茶法死賊又不敢嘯聚綠林亦可爲漢中保障臣查此三議者皆以建堡爲先堡成而官軍可任商賈可通居民不名自來荒蕪不強自闢何宜行而久不行也臣欲移咨前去恐以部檄

爲虛文茲因瑞王奏及敢附請明旨責成限年終奏報某處建堡幾座果否全完分撥官軍若干曾否赴信以此課該府道之成効否則臣部折參難竢該省之因循也至於增兵措餉鞏固親藩皇上特命臣等急切商求豈容至今尚作稽延故態已奉明旨著該撫按嚴督催解違誤叅處無容別議其副總兵趙光遠任事日久勞績誠多瑞王請加總兵之銜臣查管兵止於三千竊恐名不副實似難輕授惟本官於崇禎十年七月內因失援寧羌題降三級戴罪相應准其開復仍免戴罪以體藩王嘉獎之意倘再有功則都督府銜自可歷階而上不必定加總兵也

崇禎十二年八月十二日題

遵旨查明速奏疏

看得詠爾台吉既係明目之子與密雲所報公木台吉自東邊來者亦係明目之子而名字不同又爲可異然據原報情形准與不准好回娘子話去則是丫兎嬖只的爲明目之妻雖台吉名字不同總爲明之部落無疑也明旨作何制馭在軍鎮地方該宣督撫監講求獨石龍門永寧四海逼近山陵重地與其餘輕地不同宣督陳新甲前爲巡撫議主羈縻舊督梁廷棟欲加剿殺事迄未行而特劾一薛四什至臣始爲結案輔臣溫體仁深憂陵後注意撫款

當去國之際猶惓惓言之蓋非不知撫一款月未必足以捍敵然切見其認定邊關猶不至於顯犯使山陵重地晏然無虞則投餌犬羊較為得算即其餘地不能無犯而假道紆遲我自能以暇整應之此向者諸臣之議雖若就宣言宣然而心之所存則皆為陵非為宣也至於今日又稍不同何也明目雖乞講於宣其駐巢在密密雲之撫賞未給又何有於宣在宣之准與不准雖時來攪擾我原未與開其端其操縱甚活在密之給與不給則聽任邊關我驟未能洗其窟其斷絕甚難絕之而謹閉我關不容彼坐門也易絕之而仍借彼路欲聽我出哨也難坐門之墾既絕

則平日之一針一縷一茶一布無一能得之於我桀驁者明明肆毒竊餓者夜夜潛偷我之六百里長邊無有寸畧寸步可爲解嚴之時地而密雲一鎮受其倣出哨之路旣絕則平日之或來或往或聚或散無一能得之於彼零竊也莫知堵禦大舉也莫知調援而我薊門三協與昌宣二鎮將亦無有解嚴之時地而諸鎮俱受其倣矣故爲今日計合薊宣兵力能直洗敖巢使無一鷙伏於邊外而我之橫豎撥大小哨能直出於敖巢之外以東通白海子西望駱駝山絕薊遼宣大轉關交界之衝而扼其會斯爲制馭之策若兵難遽合巢難痛洗必不能使邊外無鷙伏之舜

則姑因其勢握其機而操縱之聲數其罪停綏其賞申明
其約歷今年無事則明年分作數次賞今年看邊之勞歷
明年無事則後年分作數次賞明年看邊之勞如此倣狙
公賦芧朝三暮四行之以暫息邊庭之警需我兵力之饒
亦猶不失為中策也若既不能驅剿之盡而又別無籠絡
之方使其怨叛狂逞無時得休是為無策不可以言下矣
頃者密撫監鎮邊永濟王繼謨唐通等具公揭於臣部為
屬目側賞既斷板利必絕謹請酌裁以商公費之從出以
決鷸際之便計事內稱撫賞近奉明旨禁革勢難驟撥但
本協毋年打造盔甲軍器本鎮賞功銀兩及幫貼層舞唉

費流賞皆取諸關口貨板之利查各路一歲中可合得板利銀六七千金以濟我匱乏其計原便不獨專以羈縻竄彝也今賞旣斷在彝旣已覲望不前而在我亦必行阻塞板利中乾則此項打造賞功公費無所從出卽各彝之羊酒布疋小賞乃向以羈縻之術實目前權變之著所費不貲將取何項錢糧以應之乎三空四盡正須細爲斟酌而一斷永絕尤宜急爲躊躇且上年竄敵盜犯罪在姐日從逆今因一路而並絕三路之賞復因斷賞而竟塞有用之利似非計之得也想貴部自有定裁惟祈垂察板利之辦並不小羈縻之權宜尤急應否還權通板利或應一槩禁

止乞卽由商定奪以便遵行等因到部臣愚未有以應惟
思宣桌制馭之術必先始於薊西山陵逼近之區寧可過
於謹鎮勿謂犬羊小醜拒之無足重輕㝡之狐鼠潛蹤投
之輒多禁忌况古稱天子有道守在四彝未有邊外彝方
不資彝守而自爲守者守之則必賞之小費原不足惜賞
之因以用之神明則存乎人若不能用彝而反爲彝用未
資其守而祗受其愚如向者吳阿衡等醉夢之失其人非
也未可因噎而廢食也

崇禎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奉

折東黔督諸疏請祈聖明鑒裁疏

照得水西苗目向自納土獻印之後地方頗見寧輯漢夷
似已相安突於崇禎十年春月內有副將方國安擊殺苗
目安民輔等一事臣部不知其繇來但看按臣馮晉卿疏
中似有出其不意誘而殺之之狀其後老烏謎等攻圍大
方方國安從中殺出又因畢節道塘報有只得就計殺楊
起鑾一家方國安及始突圍而出等語臣是以特請明旨
厚䘏楊起鑾重處方國安責以殺賊圖功自贖其餘水西
苗目則亟王分別順逆貳討而服舍之以便宜聽該督行
事蓋在廟堂遙聞處置只合如此而中原多故邊境未寧
實非專力西南用兵開展之時此聖明所深鑒也惟時蜀

撫王維章上言王撫黔人初力非之繼而黔督朱燮元亦專主於撫矣黔按馮晉卿以蜀人按黔不惟王撫值因督臣之故而身任撫之矣去秋九月有西南撫事初就一疏臣部覆之亦不謂王撫之非但慮糧到倉馬到枯是否可久安世討官懷遠索地難以開端請旨責成確奏去後而今督李若星以八月到彼受事至今春具疏前來謂撫之局初就係一時覊縻之微權剿之實宜修關萬世安邊之長策其言撫則革心革面納糧納馬待將官如上賓護生員無阻滯眼前忠順止此光景其言剿則安隴璧狡詐入人能言之欲與西南先殄此苗欲殲此苗先搗其穴若是

乎兩端並陳而自謂避□能求養銳待時而動則固已暫
安於撫矣今於七月中連具三疏其一曰西目就撫一年
納充糧馬開通驛遞退還軍田招撫流移商旅出途城市
安堵謹據實奏聞以紓皇上西顧之憂以銷邊疆抓剔之
釁夫如是是前疏撫局之初就者至此時而撫功不啻有
成矣其一曰西南之撫局已成外貌雖覺恭順黠烏之中
情叵測酋謀屢肆叛逆眼前之虛套難憑後日之寒盟可
慮謹將水西近日苗情據實奏聞特懇宸斷痛裁嚴飭將
士罔聲奮勇剿殺以銷彝釁以安邊疆夫如是是前疏剿
賊之宜修者至此時而剿機不啻宜決矣又其一曰西彝圍

啓釁聚越境驚擾邊民則仍是懷遠索地未了葛藤也此疏姑置勿論惟剿撫二大端關在該督受事之始未有一定主持姑且因前人之緒而受撫之成一面做自巳之事而辦剿之著並陳兩端以入告可也乃今受事業已及朞眼中之觀變巳熟胸中之撥策宜審而何一面言撫則主憂可釋邊釁都銷一面言剿則宸斷宜嚴彝釁可慮猶然前此之說乎臣細詳前後諸疏始終彝目之中有順有逆廟堂之上或討或舍自是古今不易之方漢彝背服之理而武舉逆目言之安世雖去爲官不過傀儡隴壁雖云巳老實是可憂自水西作逆以來諸奸或殺或擒大畧巳盡

惟隴戲老而不死爲禍無窮凡諸漢官僉曰咸謂此賊不除西南必無寧日誠非虛語而所以除之將用何策果如得札安庶引領齊衆專望大方丞臨擒逆乎抑如安順沙趴乞發大兵拯民水火乎又如烏撒安其爵奉令一呼自是響應乎或如化沙安丘明攻暗算誓不與逆賊同生乎抑亦除此之外別有長纓可擊折箠可笞者而該督之言曰安隴璧一人之惡狀與安世泉壽俱不相涉又曰不惟衆順目欲殺隴璧以絕禍根即安世亦欲殺隴璧以杜叛覬審如此則因衆心用衆力以坂一共怨共棄之老烏當不啻孤雛腐鼠然者該督力能辦此必老於持算慎於發

機使朝廷坐收其成功而勿令少有失著更費收拾焉可也此剿之一說臣愚請聽該督相時行之若撫之一說則該按馮晉卿有安世討官自知州知府以至於宣慰皆追欲得之之狀而今何寂無一言該督李若星有五城修補彝人毀之必令彝人修之方爲完局之議而今何尚無一就臣以爲官可不討也今四十八目強半歸朝廷朝廷使督按治之何其至公至大而必爲安世討官以聽治於安世何其至私至小予之以官而使治諸目將順目必受其害予之以官而不治諸目部諸目各從其安安世不假諸目之力不致自討官諸目不當代討官以自制其命試以

此曉之而官不可訐其今之寂無一言或諳已然喩此

意也臣又以爲城可以不修也太祖之制土司不許建城

今建城則必守之守城必設漢官必留漢兵而費廩餉此

廩餉者出之漢地則難輸責之土民則難辦是增一城而

官擾兵擾餉擾有不可勝言者即其地必生變變而棄去

則失疆留以資彝則負固是城無益而有害臣始聞大方

之變即分順逆以鼓忠勤有能剿殺逆彝者即分其土畀

之朝廷不私所有是無城可以不建即有城可以不修今

之尚無一就在該督當默用此法而陽若督之陰寬緩之

可也其懷遠索地一事全屬安隴璧之謀苟能制其死命

即其謀自然可寢而無事分黔蜀之疆持蟜蚌之局若筒
筭翁杉者貢等處仲綠肆蠢水外明係逆目通同該督擒
斬多功不惟保固危城實可潛消勾引從此水外仲苗懾
息而不敢動即水內孽孽亦可杜絕而不復生矣按臣奏
報同時亟請敘錄臣部必奉明旨方敢遵行因其諸疏冗
長臣敢另爲錄本進呈御覽而折衷其槩如此恭候聖明
裁奪敕下臣等遵奉施行

崇禎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題

恭報部臣將至微臣席藁徬徨疏

竊照臣部尚書蒙恩特簡傅宗龍復羅屢旨星催受事今

本省水陸兼程已近良涿遣有差官回報約本月二十二
日趨驅入國門矣臣既聞確音合先奏報仰慰聖懷惟是
臣愚罪孽積深薦干不敢因宗龍之至得弛負擔爲幸而
深以邊訌寇警不少衰息爲憂前者差官往迎走札密訂
道過鄖襄審知賊情備細兼看做手何如若須更換必擇
能者付之何人而可已經奏聞聖聽今宗龍行過襄陽聞
我兵入山失利左良玉失去關防羅岱不知下落是七月
二十七日之事距今已踰二旬尚無塘報到來臣徬徨求
之不知是何光景據宗龍之書言圖賊之事就中儘有可
商不便形之紙筆又言暫將禁旅邊兵安頓襄鄧均州之

間餐其全力云云臣殷憂嘔血煢煢三十月來撐持竟是如此祗俟宗龍受事是臣席藁請命之期謹預陳瞉觫之狀

崇禎十二年八月二十日題

職方勞劇請信新綸疏

竊照臣部職方一司軍書火急百務艱繁從前掌印郎中一年任滿即加京銜管事遇有實缺隨便題補自戊午邊難行之至今二十餘年成定例矣臣於本年二月間覆科臣張縉彥部臣申佳胤之疏特破翰銓科道四衙門畛域之見而欲盡選賢能用之臣部即懸翰銓科道改授一途

以鼓舞之隨該吏部覆奉　明旨改授一節必才品卓越明
達有識的方許開送無之則已欽此欽遵在案今郎中孫
嘉績自去年九月末旬攝篆受事十月初題陞正郎遭邊
訌異常料理軍書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者十閱月於茲其
爲勞劇尤前此所未有而瓜期亦將至矣明旨才品卓越
明達有識嘉績雖不敢居以臣觀之實稱其選開送改授
臣職當然而今値臣交代不敢不一申明以求信新綸鼓
舞後進全在茲舉倘嘉績蒙恩而後代嘉績者自不苦於
無人該司有見任主事柯夏卿靈心敏手觸事求精臣部
近來章奏出其草創尤多郎堪印郎之選又新調主事王

理張克儉一氣韻沉雄一丰猷颯爽再加歷練俱屬拔羣之材在柯夏卿係二甲初選還可應改授之新綸在王理張克儉資俸及期自可陟京卿之舊秩二例兼行鼓舞不窮職方未有不得人者也此該臣部吏部前題已奉之明旨備臣今得代再舉四人者俱堪合格以申明之原非剏起另議懇祈聖明垂鑒敕下吏部查照太案施行

崇禎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題

部務有託臣罪難延疏

竊臣前於五月初二日具奏舉賢自代蒙恩特簡尚書侍

宗能仍命臣料理候代臣隨於初六日詣午門前行五拜

三叩頭禮仍具奏恭謝天恩內稱稍俟得代之後陳力請
裁此時不敢煩瀆今宗龍已入國門臣封識部印付司務
范學顏咨送交關去矣皇上之部務有託微臣之候代已
完席藁杜門解衣伏鎖此其時矣臣千罪萬罪不敢重陳
惟及覆前三月中天恩未正臣罪臣罪自絕於天一疏而
臣之傷心負痛和淚寫哀自知甚明自責甚備不敢有一
毫之不收自負吾皇亦俯鑒其悃忱矣且臣前奏中猶以
將權大法請皇上專斷力行而今皇上之權已無不斷皇
上之法已無不行惟未斷且行於臣耳臣受恩深不敢借
死懇祈聖鑒立裁以謝天下萬世

崇禎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卿洪猷忠悃殊本
攸資昨諭旨已明何乃復有此請著遵旨回閣佐理副
朕眷倚不必引陳該部知道

覆偏撫苗寇肆毒無已疏

看得辰靖所屬接壤紅黑二苗其種類甚繁而出沒無定從來久矣苗巢在川湖貴三省之中而湖之辰靖貴之銅仁為我內地原有官兵設防間用熟苗保路惟川之一面接酉陽土司而其防界無兵搜穴無底非為湖貴之兵不可入即川兵亦不可入此從前張岳江鐸諸臣督兵大剿亦止能薄伐滅渠使邊境暫時寧謐不能一掃而空之也今者生息滋久剽掠目橫辰靖之屬剝膚尤甚其地專屬

之湖而湖撫駐鎮既遠禦流不暇何暇問及於苗兼督於貴而貴督酉事未了自顧難周何能兼顧於楚此偏沅巡撫一席設之定不可虛而專制湖北即辰靖之地兼制湖南即衡永之間兩資彈治在今日尤不容已者也該撫陳睿謨剿湖南之賊幸底成功而後巡歷辰沅接見士民控告苗患披猖又是養癰將潰之日張岳江鐸之聲討士民亟請行之而顧此何時豈可輕談動衆則該撫之前二說較爲可行二說之中尤以前一說爲治本之道何也辰沅鎮算之屬額兵七千其數不爲不多地與苗鄰果敢善鬭其人不爲無用向使苗民兄實簡汰老弱遴選精強足以

制苗有餘惟是辰沅叢爾額餉近取無多什有六七皆坐派於湖南之協濟湖南各府視辰沅之痌瘝奚啻無涉湖北該道督衡永之協濟奚啻不靈所以雖有七千之兵常缺數年之餉餉缺而兵不可問兵虛而苗不可問此其本實先撥非關苗敢猖狂也今該撫之前一說與辰沅兵備分守湖北兩道再三商確講哨堡葺牆垣嚴巡緝勤偵探兵爲額兵餉爲額餉不煩別措惟固圉堅壘而窺伺自消此乃正經根本道理原不必別有更張惟是兵爲額兵責該道之盤剝也易餉爲額餉責該道之脅逋也難臣則有一說可以相濟者查湖南各府協濟之餉若干與湖北兩

府起運撥運之銀若干彼此相兌在湖南轉解布政司而
湖北經解辰沅道一轉移間而額餉有著額兵可克苗患
不足憂矣臣見湖廣賦役全書起運一項多係京邊撥運
一項則是存留中之改解者起運或不可兌撥運萬萬可
兌即起運中戸部之舊新餉或不可兌而其餘亦萬萬可
兌也如蒙皇上允行責該撫按作速淸查兌抵明白奏聞
以後額餉額兵無煩別措而西南早銷一患川湖貴三省
生靈各得其安荷天地生成之賜非淺鮮矣其用兵勦
一說亦屬可行姑俟該撫護荆伺日相機行之此時似難
分身前去也

崇禎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四終

曾孫　緈授梓